



秋日手账

◆长屿中学七(12)班 陈浩哲

十月的风是浸了糖的，刚卷过教学楼的窗沿，就裹着桂香往走廊里钻——这是校园秋意写给我的手账，每一笔都沾着暖。

刚进校门时，桂香先撞进鼻尖，像有人在风里撒了把碎糖。老桂树就立在操场边，枝丫上缀满米黄的花骨朵，阳光一晒，花瓣便悄悄绽开，像无数只蜷着的小蝶。我踮脚碰了碰枝丫，“簌簌”几声，细碎的花落在校服领口上，痒得我缩起脖子——那香裹着阳光的暖，沾在指尖，连翻书时都带着甜。

午休时总爱蹲在桂树下，指尖摸着树干上的纹路，像摸着秋的掌纹。风一吹，桂瓣便铺在草地上，成了层浅黄的绒毯。同桌揪了朵桂花塞进笔袋，笔尖划过作业时，墨香里裹着桂甜，连公式都软了几分。忽然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是班长举着相机：“这朵桂花落在你发梢上啦！”镜头里的桂瓣沾着碎光，像别在发间的星。

最热闹的是课后的“拾桂大会”。我们扯着校服下摆当布兜，仰着头接落花——桂花落在衣料上，轻得像呼吸，掌心攒着的花越堆越厚，香便从指缝里漫出来。体育委员折了枝最盛的桂，插在教室的玻璃瓶里，靠窗的座位便浸在香里：晨读时，桂香裹着书声；写字时，桂香沾着墨痕；连打盹的梦里，都飘着浅黄的花。

某个傍晚，我抱着作业路过桂树，忽然撞见值日生在扫花。扫帚划起草皮，桂瓣便卷成小小的漩涡，像秋在眨眼睛。她忽然停了手，捧起一捧桂花递过来：“听说泡在蜂蜜里能存一整个冬天。”我攥着那捧暖香，看夕阳把走廊染成琥珀色，桂树的影子斜斜铺在地上，连风都慢了下来。

现在笔袋里还留着片干桂，花瓣缩成浅黄的薄纸，却还藏着十月的香。翻开作业本，纸页间沾着的桂屑，像秋偷偷夹在字里的糖。

原来校园的秋从不是沉默的景，是桂香里的笑，是衣兜里的花，是写在作业本上的甜——它是我们的乐园，把秋意缝进校服的褶皱里，把暖香藏进成长的缝隙中，只要一低头，就能摸到这页浸着甜的时光手账。

秋天的一杯奶茶

◆九龙学校栖溪校区七(1)班 程梓晨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当银杏还未换上金黄的衣裳，教室的后窗已悄然溜进第一缕秋风，带着雨后泥土的清新和一丝隐约的桂花香，像是秋天寄来的第一封温柔的信件。

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户，在教室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空气里浮动着一丝慵懒与困意，直到老师推门而入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桂花开了，我们来喝一杯桂花奶茶吧。”那一瞬间，仿佛有光落进心里，所有人都直起了身子，睡意全无——秋天，原来可以这样走近我们。

老师提着一个竹编小匾，领着我们走向小花园的桂花树。昨夜刚下过雨，枝叶间还挂着晶莹的水珠。我们起初轻轻摇晃树枝，期待桂花如雪飘落，谁知花没落下几朵，倒淋了一身清凉的雨水。大家相视而笑，转而又小心翼翼地采摘起来。指尖触碰细小的花瓣，香气便悄悄钻进呼吸。不过十来分钟，匾中已铺满金黄，我们把它们放在阳光下静静晾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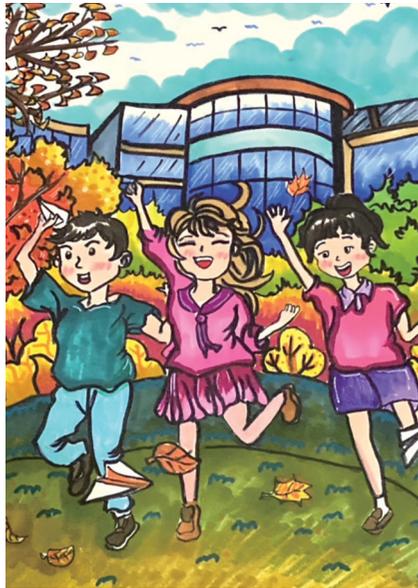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下午，教室里飘起了淡淡的茶香。老师将红茶倾入沸水，茶叶缓缓舒展，如褐色的小舟在水中浮沉，那抹深郁的红，仿佛是夏日最后的余温。随后撒入桂花，金黄的花瓣在水中轻旋。接着，牛奶缓缓注入，乳白的色泽温柔地漾开，与茶色交融成暖暖的秋意。当焦糖落入锅中，甜香倏然腾起，为这杯尚未完成的奶茶注入了灵魂。

老师用小勺舀起一些，让同学们一品尝。“甜吗？不够可以再加。”他笑着问。等到每个人的杯子都被斟满，我望着眼前这杯奶茶出神——不过是最寻常的茶叶、桂花、牛奶与糖，却在恰好的时刻相遇，变成让人心生欢喜的滋味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魔法？

喝之前，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杯子，轻轻相碰，清脆的声响里盛满默契与笑意。奶香入口的瞬间，温润的液体裹着茶韵漫过舌尖，荡起层层温柔的涟漪。这杯奶茶里，没有复杂的添加，也没有过分的甜腻，它纯净如这个季节本身——在一片落叶的低语里，在一阵微风的轻拂中，悄然传递着秋天的温度与诗意。

也许很多年后，我仍会记得这个下午。记得我们曾亲手将秋天采进竹匾，煮进锅里，捧进杯中。原来，有些味道，不只留在唇齿之间，更深地烙在时光里。而那杯秋天的奶茶，就这样成了岁月里一杯可以喝下去的温柔记忆。

我的秋日手账



泽国三中九(2)班阮宸韬 绘图

秋日拾光

◆长屿中学七(11)班 林宸扬

当十月的风裹着糖香撞进教室时，我们正攥着捡来的银杏叶，往操场边的桂树跑——那是校园秋日里，藏着暖的“拾光行动”。

刚出教学楼，橘树的香先勾住了脚——枝丫上的橘子裹了层绿蜜，风一吹，它们便晃着圆滚滚的身子荡秋千，叶尖的露水滴在手腕上，凉得我缩起脖子。同桌踮脚够了半天才碰着个小橘子，指尖沾着果皮的涩香：“等它黄了，肯定甜得粘牙！”

往桂树走时，香忽然裹满了肩——那排桂树像撒了把碎金，小花挤在叶间，风一吹就飘下细雪似的瓣。我们扯着校服下摆当布兜，仰着头接落花。桂花落在衣料上，轻得像呼吸，掌心攒着的花越堆越厚，香便从指缝里漫出来，连跑过的体育老师都笑着停步：“这香能甜满整个操场喽！”

蹲在银杏树下时，白果滚到了脚边，裹着霜白的皱皮，像刚睡醒的小铃。我捡了颗揣进兜，凉得像握了块碎冰，忽然听见“咔嚓”声——是后排的男生正踩落叶，金黄的叶铺在跑道上，踩上去脆得像咬开了糖炒栗子。风裹着他的笑撞过来，我把兜里的桂花往他肩头一撒：“请你吃‘桂花雨’！”他跳着躲，银杏叶便跟着晃，碎金落了我们的满头。

最暖的是午休时，我们把捡来的银杏叶夹在笔记本里，桂花撒在窗台的玻璃瓶中。班长抱来半袋刚烤好的红薯，焦香裹着桂甜漫开，我掰了块递过去，红薯的暖烫得指尖发红，甜香沾在嘴角，连笔记本的纸页都浸了暖。同桌忽然指着我的兜：“你那白果裂了！”我摸出那颗白果，壳里漏出浅黄的仁，香得像裹了层阳光。

现在我的笔记本里，银杏叶的边已经卷成了蝶翼，玻璃瓶里的桂花干成了浅黄的薄纸，可一翻开，仿佛还能摸着橘子的凉、红薯的暖，闻着裹满肩的桂香——原来秋日的温暖从不是多盛大的事，是捡来的叶、接住的花、分吃的红薯，是校园里把寻常日子，酿成了藏在风里的甜。这甜像颗糖，咬开时，全是我们一起拾来的光。

携秋

◆九龙学校八(2)班 张璟霓

蝉鸣的余韵终于隐入云深处。校园已经裹上了秋意，风里悄悄携上了几分清冽。秋，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落在了小径的砖缝间。

校园小径两旁的香樟树依旧葱郁，只是叶尖染上了浅浅的金——细碎的光斑透过枝叶，叶边像被阳光所宠幸，镀上了灿金色。这条小路幽静，清凉。偶尔有几片早落的叶子飘下来打着旋儿落在我的脚尖。忽然一阵风吹过，吹来的不是夏日里闷湿的热风，而是带着凉意的清爽的风。这风如一双温柔的手，拂过脸颊，撩起耳边发丝。风掠过树梢时，叶子簌簌作响，似在告别夏天，又像在迎接秋天。

风越来越远，带着若有若无的芬芳迎我而来。路边的枫树沙沙作响，或许是在欢迎我。风吹过，几片枫叶离开枝头，扑向为他们而张开双臂的大地，与他们相拥。低头一看，路边已落满枫叶，密匝匝地铺在地上，犹如大自然的地毯，为秋的步伐镀上红色，整个大地都是红色的。

我微微弯腰，携起一片枫叶，它的边缘已微微卷曲，叶脉清晰得像画上去的线条，红得热烈却沉静。

我小心地把它夹进手边的书页里，叶片微凉，像是把这片刻的秋悄悄藏进了时光中。我携着书继续漫步于这小径中，品味着小径的每一处景。夕阳西下时，霞光把整条小径染成了温暖的红，橘红色香樟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斜斜地铺在砖地上。枫叶在地上铺出零星的红，像撒了一把碎火，连藤蔓的叶片也染上了温柔的暖意。

人们总要说秋天萧瑟，说它是万物凋落的季节，可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并非！那些落下的枫叶、樟树叶，并非只是生命的终结。风将它们吹向泥土，它们便安静地躺在砖缝间、草丛里，等待着滋养新的生命。龚自珍曾说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这落从来都不是消散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孕育。

携秋而行，不仅是留住一片枫叶、一阵清风，更是读懂一种人生的智慧，如这小径中的秋，总会把山静藏，总会把生机藏进沉寂。我们也应该在沉淀中积累，在等待中蓄力，以努力铸造不平凡，来年绽放属于自己的花。

携起秋天，种下希冀。

蓝山走廊的五分钟

◆长屿中学七(12)班 赵梓好

不知从哪天起，我发现在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到四点三十分之间，上学之路必经的一段露天走廊，会上演一天中最辉煌的仪式。

语文课刚讲完《栾树助我成长》，同学们潮水般涌向小平台——有人抱着刚发的银杏叶标本册，有人举着社团做的“秋日诗词签”互相兑奖，而我，逆着这股热闹的人流，独自走到走廊的中央。

就在这一刻，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西斜的秋阳挣脱了云层的束缚，以一种无比精确的角度，将整个走廊灌满了浓稠如蜜的光。栏杆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一根根，像五线谱一样刻在温热的地板上——昨夜刚贴的“秋日节气贴纸”就嵌在这“谱子”里，寒露的小字晕着光，像个软乎乎的音符。

我把手懒懒地搭在栏杆上，阳光毫无遮挡地落在手心里，不像夏天那样灼人，而是一种暖洋洋的、透彻肌肤的温柔，仿佛能把刚才批注《秋声赋》时僵直的指关节都熨帖开来。秋风紧随而至，它不像诗人笔下那般萧瑟，而是带着一种清爽的清冽——混着隔壁书法社飘来的墨香，像一匹无形的、凉丝丝的绸缎，轻轻拂过脸颊，吹走了脑中的困顿与疲惫。

转头看去，旁边的银杏树正挨着我。阳光穿透那些半黄半绿的小扇子，将它们照得通体透亮，脉络清晰可见，仿佛每一片都是刚拓好的叶脉书签。偶尔有几片叶子告别枝头，打着旋儿落下，那轨迹悠悠

悠的——恰似刚才体育课练太极扇时的圆融弧度，不像坠落，更像是一场在光柱里的悠然舞蹈。风里裹着的桂花甜，又混了食堂飘来的糖炒栗子香，软软地铺展在校园里，把刚背的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浸得活了过来。

这短短的五分钟里，我不必思考未解的数学题，不必惦记还没背完的课文。我只是站在那里，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：看光如何漫过展板上的短诗，看影如何裹着银杏叶标本册的边角，听远处操场的哨声混着文学社的读诗声——它们奇妙地叠在一起，像把《诗经》的调子，填进了这秋的背景里。

当四点三十分预备铃清脆地响起，太阳的角度微微一偏，那场金色的盛宴便准时落幕，走廊恢复成平常的模样。我转身走向教室，身上还残留着阳光的暖意，手里却多了片刚接住的银杏叶——叶脉里嵌着光，像把这五分钟的诗，封进了小小的时光胶囊。

这便是我最日常的秋日行动。它不需要门票，也不需要计划。它藏在《秋声赋》的批注里，裹在太极扇的弧度中，浸在叶脉书签的纹路间——它告诉我，诗意未必在远方的故都，未必在课本里的秋景，它就藏在课间的缝隙里，藏在校园每一处被秋吻过的细节中。